

抒怀

# 一处珍藏,心底回响

长沙县黄兴镇双桥小学 彭宽

年过中旬的我,心中总有童年的一席之地。

某次回家,妈妈拿给我一张童年老照片:照片上是八九岁的我,倚靠在红砖绿树边,带着些面对镜头的羞涩和硬凹的成熟,与那透红的蔷薇来了张合影。“年少的梦,像风,呼啸而来。”这张老照片应是我梦的闸门,记忆,像潮水,喷涌而来……

我看到我的童年,确实是“夜深离落一灯明”的叛逆……妈妈是一名小学老师,在那个年代,妈妈是老师并不是一件多么值得炫耀的事,因为她实在太忙了,忙完学校百名学生,还要忙家中劳种之事,我多想吸引她的注意啊,所以我事事作对,事事出头……低年级时,我在校几乎顿顿不吃饭,老师向我妈妈告状,妈妈果不其然训了我一顿。后来,机缘巧合下,妈妈帮我们班代上图画课,待妈妈在黑板上画好图画,我冷不丁地拿起板刷冲

上讲台,“唰唰”“唰唰”,黑板上的彩色线条顿时化为乌有……

我看到我的童年,确实是“少年侠气,交结五都雄”的正义。一天周末,爸妈早早出门农种,把家门钥匙留给了我和哥哥。我们哥俩与往常一样,约上三五好友站上邻居家草垛,在当时小小的我眼中,这处草垛最能还原书中英雄豪迈宣言的环境,“毛主席万岁”最能代表我的少年壮志,我便牵头,引众好友齐喊“毛主席万岁!”,这句呐喊,响彻云霄!虽然在这场“壮志宣言”中,我弄丢了家门钥匙引得爸妈的叱责,可我心里美滋滋,因为这丢失的钥匙是我少年英雄梦的见证!

我看到我的童年,它确实是“意欲捕鸣蝉,忽然闭口立”的机灵。我年少调皮,时常惹得父母亲生气,每每如此,我会躲在家后院的一处小山坡上,妈妈找到我

问:“你怎么不跑?”我答:“你说‘家鸡打得团团转,野鸡打得满山飞’。”妈妈只剩捧腹大笑,哪还有心思惩罚我……凭借着这样的机灵我躲过了父母亲很多次打骂,人送外号“机灵鬼”。

70年代的童年,伴随我们的还有“童孙未解供耕织,也傍桑阴学种瓜”的早当家。星辰未落,两个小孩挽扶着帮助父母打稻的画面永远那样深刻,那时我只有6岁,打稻、运谷、插秧……有时父母白天去干农活,我和哥哥也要在家蒸米烧饭。

……

“年少的梦,像风,呼啸而去。”思绪逐渐从童年回忆中抽离出来,才发现:与我童年画面同步的是妈妈在旁兴致勃勃地回忆。一直以为,如今泛起的童年涟漪是独我知晓的,不曾想,这童年的画卷是我和爸妈共同描绘的,是我的童年也是他们的青春。

诗吧

## 喜庆党的生日

□ 彭对喜

百岁大党,  
与天地同写春秋。  
浩浩然,  
为国为民,  
奋战不休。  
远征北上灭倭寇,  
渡江南下扫秃鹫。  
建国初敢敲野心狼,  
惊寰球。

开梯田,  
钻石油;  
射弹星,  
育新秀。  
倡改革开放,  
共富以求。  
枝枝叶叶常关情,  
丹心可鉴汗青留。  
今贺党迈进新百年,  
颂方道。

## 盛夏帖

□ 王晓阳

牵牛吹响喇叭  
荷举起宝座  
大片大片的翠绿洗濯着时光

大地重新洗牌  
夏一节一节拔高  
风把苍鹰的翅膀擦亮  
做了一个最好的裁定  
蛙鸣蝉噪牵着白云  
一声声抵达故乡

母亲煮出清凉  
等待远方的回归  
父亲的毡帽在田间闪动  
奔跑的汗水  
把时节甩在身后

亲情

## 我的母亲

桃江县岳山港镇小学 苏乐良

今天早上去学校的路上,我听到接送幼儿的车上飘过一首歌,“世上只有妈妈好,有妈的孩子像块宝……”是呀,岁月无痕,母爱无边。

我的母亲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农民,小时候由于家里贫穷,她只读了小学一年级一册就辍学了,步入了社会,什么脏活、累活、苦活都干过。打稻插田、砍柴挑担、生火炒菜、穿针引线、采摘茶叶、放牛养猪、翻土犁田、施肥喷药都是一把好手,在生产队的技能比赛中还被评为过“三八红旗手”。

和父亲成家后,由于家里人口多,吃饭穿衣都成问题,可她一直咬紧牙关,白天拼命出工,夜晚缝补衣衫,纳鞋垫,编制毛线衣,像一只不知疲倦的陀螺。即使如此,在当时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里,父亲的左脚被巨石压断住院治疗的数年间,妈妈一方面要顶住沉重的精神压力,反复鼓励父亲,另一方面,要担负起昂贵的医疗费用、一家七口人的吃穿、我们兄弟上学的费用。

母亲得照顾年逾花甲、体弱多病的爷爷,她白天养猪、种菜、照顾我们兄弟四个的饮食起居,夜晚在昏黄的煤油灯下陪伴我们做作业。在我的印象里,一直到我初中毕业家里用上了电,母亲在煤油灯下的不停地干针线活的情景才渐渐停息。

母亲与人为善,胸怀宽广,不搬弄是非,不背地里说别人坏话。等到改革开放的东风吹遍神州大地,我们家境宽裕了些以后,母亲善良的本性展现得更明显了。谁家孩子生病了,她会热心地去叫医生来医治;衣衫褴褛的乞丐上门乞讨,尽管自己家里连吃饭都成问题也会给点小钱或打发一把米。

如今母亲已经年逾古稀,可是依旧精神矍铄。她依旧坚持早晨六点起床散步,锻炼完回家洒扫庭院,抹家具拖地,把家里整理得窗明几净,井井有条。她只是千千万万农家妇女中的一个,可在我心中,她就是一个颇具正能量的中国女性。有一个这样的母亲真幸福。

## 当你老了

印象



潘有刚/摄

感悟

## 在遗失中成长

安化县教育局 廖双初

晚饭后去散步,路上绿化树有点低。妻子眼尖,在一棵树下捡到一部手机,手机锁了屏。不久,失主急切打来电话,双方约了地点,在资水边一条古街的街口见面。

一会儿后,一位年轻女士骑着一辆电动摩托车风风火火地赶过来了。我把手机递过去,她熟练地输入几个数字,解锁了手机屏幕。拿到失而复得的手机,女人显然如放下包袱般开心。我们也高兴,举手之劳帮人家解了难。

望着女子远去的背影,我蓦地想起了自己小时候丢东西的一些情景。

那时我应当刚读小学不久。某日黄昏,我与小伙伴们去株溪里洗澡。天刚下过雨,溪水有些黄,我穿着凉鞋一同下了水,哪知脚一遇冷水便收缩,在水底没动几下,一只凉鞋就轻松地

滑落掉了。当时天光暗淡,水浑浊又流得有些急,小伙伴们迅速潜水帮我找鞋,可手触摸到的全是大大小小的石头。我悻悻而归。

第二天早晨,父亲高兴地走进屋里将我睡梦中唤醒,说溪对岸的新开哥早起挑水时,在株溪下边的溪塘里发现了我的那只凉鞋,像一块石头一般沉在水中。

大约又过了一两年,我仍在读小学。某天下午,也是刚下过一场大雨,家门口的水沟里涨满了水,浑浊的水将要漫到路面上来了。我穿的一双新鞋子沾了不少泥巴,母亲要我脱下来去洗一下。家门口既有水井,也有水沟。平时洗衣服多在井里,那一次我鬼使神差地去了水沟边。洗着洗着,一只鞋子被急匆匆的流水冲走了。

我立即沿水沟奔跑去追。水沟里

的水是冲进株溪的,株溪的水又汇入不远处的资水,这么急的水,鞋子肯定很快就冲进资水河里了。我不得不停止奔跑的步伐,最终放弃了。

或许是我与那鞋子真的有缘。过了几天,家兄到资水边的楚汉哥家玩,无意中聊起我一只新鞋子被水冲走的事。楚汉哥呵呵一笑说,他在河边一处草丛里捞起了一只鞋子,并转身从屋里拿了回来。那不正是我被水冲走的那只吗?激流好像跟我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,卷走了我的东西,很快又归还给了我。

遗失东西是每个人成长过程中都无法避免的事情。几十年的生活历程,我遗失的东西远不止这两只鞋子。好在有遗失,才会有呵护,才会不断总结经验教训,从而保全自己的物品。人便也在遗失与呵护中慢慢长大、成熟。

